



在巨浪中

安徽日報編輯部編

在 巨 浪 中

安徽日报编辑部编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七 · 上 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所輯的十篇特寫，全部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中的新人新事。其中“在巨浪中”、“女鑽探工”、“調度室主任”三篇，寫的是在著名的佛子嶺水庫和梅山水庫工地上成長起來的新人物，以及他們的動人事迹；“鋼鐵牽引着他們的心”描述了兩個來自大都市的青年人，怎樣使自己美麗的青春在馬鞍山鐵礦中開放了燦爛的花朵；“牧豬姑娘”報導了一個青年女墾荒隊員的不平凡的經歷；“女會計”、“張清華和她的‘外耕隊’”及“老馬和老封”等三篇，都反映了從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新人；“蕭多慧”寫的是淮河防汛戰鬥中的一位女積極分子的光輝形象；“雪中探望”寫的是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兩個青年人互相關懷的故事。

在 巨 浪 中

安徽日報編輯部編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南京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字號

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 號 1221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7/8 字數 57,000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10,000 定價(8) 0.24 元

目 次

在巨浪中	陈登科(1)
女鑽探工	陈登科(11)
調度室主任	陈登科(22)
鋼鉄牽引着他們的心	張振國(30)
牧猪姑娘	李必成(37)
女會計	大 策(45)
張清華和她的“外耕隊”	陈加居(53)
老馬和老封	周 軍(59)
蕭多慧	黎 洪(64)
雲中探望	江 流(73)

在巨浪中

陈登科

接連下了几天暴雨，滎河水陡漲三公尺，佛子嶺工地更加緊張起來。

暑天的風，像火一樣，燒得人身上几乎要冒青烟。沈步坤抱着洋銼，斜臥在洋灰倉里，兩手翻上翻下，不停地干，嘴里哼着大別山区的情歌。張自賢推着小車，猛把洋灰倒進漏斗，伸頭向倉里張望一下，推着小車又跑了。沈步坤兩手抱着头，在倉里喊起來：“頭碰開來啦！”張自賢得意地跑到組長王青友面前說：“我叫他在底下唱呢！”王青友笑道：“不要鬧啦！我們今天干的好，要提早三個半鐘頭澆好。”

平台上的小車子，繞花綫似地來回跑着。

太陽剛落山，炊事員老李，就把飯担子挑到工地，站在垛后桥上，左手遮住額角，右手揚上天，拉直了嗓子喊：“開飯啦！”大家便一陣風似地從七號垛上跑下來。

老李把豬肉和粉絲分在九個盆里，擺成四方形，往旁邊一站，見人走到面前，就說：“三個大盆里是七個人的菜，小盆是六個人的。”沈步坤頭上的亂頭髮，扎起兩個巴巴角，手里拿着白絨毛巾，多遠就又唱又扭，跳跳蹦蹦地喊：“老當家的，有肉嗎？”老李把嘴上的八字鬍子一理：“大閨女，來吧！今天肥肉片子管你够。”

沈步坤在洋灰隊里，外號叫做“俱樂部”，誰都歡喜他，誰

都愛和他在一起工作，他一天不在隊里，大家就聽不到笑聲了。他的一雙圓眼睛非常誘人，臉膛子長的又漂亮，每次文娛活動時，玩什麼花鼓燈，跑驢子，他老是裝女的，唱的又好，玩的又好，因此在隊里，年紀老些的人都親熱地叫他“大閩女”。

沈步坤端着飯碗，走到菜盆邊，挑起一塊豬肉，故意在嘴里呷呷說：“老當家的，肥豬跑到粉坊去啦！”老李捧住小烟袋，蹲在旁邊，抽着烟，斜過頭，看了沈步坤一眼，嘴上短短的小鬍子，翹到鼻尖上去，慢條斯理地說：“你這小子，當家知道柴米貴，這盆里，一人十二兩肉呢！不要嘴大喉嚨小，你吃啊！”

沈步坤吃着飯，一時去撩逗組長王青友，一時又去攪弄撥弄張自賢，說說笑笑，飯也比別人吃得快些，一丟下碗，就摸過兩塊竹板，嘴里唱快板，手還在一邊表演着。

沈步坤正引逗得眾人笑的吃不下飯去，團總支書記來了，多遠就喊：“步坤，腰扭折啦！”沈步坤轉過身，忙拍起手來：“歡迎，歡迎，我們成書記唱一個。”團總支書記，看樣子好像是個老大姐了，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，忙招呼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，明天晚上，我們青年團開晚會，請你們都去參加，那時我一定唱。現在你們要工作。昨天晚上，大家不是都聽了教導員的報告嗎？我們是在和洪水賽跑啦！”老李在一邊，收拾碗筷，搭着腔：“這兩天，我連頭髮都跟汗流了，你們還要唱。”沈步坤走到成書記面前問：“那我們青年團組織野游，在什麼時候？”成書記答道：“這兩天，工作正在骨節眼上，哪里還談得上野游。你們先把節目預備好，待汛期過了，我們再組織野游。”王青友伸手在步坤肩上拍了一巴掌說：“天時急呼急呼要下，

你还想去玩，你看看，西南黑呼呼的來了一陣暴雨，把壩漫了，包你什么也不想……。”

大家正在談笑風生，天空咔嚓一聲，閃光在頭頂上直繞，西南角上，那塊黑洞洞的烏雲漫上來，蓋住山頂。忽然廣播站上，一個女子聲音，暴乍乍地喊起來：“七號垛同志們！同志們！快把你們垛上雨棚拆掉，拆掉，在七小時之內，有暴風雨，有暴風雨。”接着又嘶啞地叫：“機械大隊的教導員，快到工地指揮所來，張主任有緊急事情找你！找你！工程總隊的吳政委，請你到指揮部去，汪指揮在指揮部等你。”那破鑼似的呼喚聲，好像火錐子似地戳進每個人的心，沈步坤把毛絨手巾往脖上一圍，招着手說：“老當家的，快來啊！”就向垛上跑去。

下午五點鐘光景，指揮部接到上游水文站的急報，在七小時之內，渭河流域有七級至九級的大風，二百到四百五十公厘的雨量；在十四個鐘頭之內，渭河要有三千三百個流量。這個急報，在渭河歷史上的水文資料里也沒有見過，霎時間，六十多部電話機，清脆的鈴聲連成串子。

到了晚上八點鐘左右，暴風雨來臨了。

電燈突然滅了，天空霎時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呼呼的風聲，天崩地裂地吼起來，山里卷起的松枝、樹葉像飛蝗，蓋住天，遮住地，向連拱壩撲來。雷閃交加，傾盆大雨排山倒海似的來臨。

沈步坤坐在鋼塔頂上，剛解開一塊雨布，向下面喊：“張自賢！”呼！一陣狂風，卷起雨布，連沈步坤一起刮到天空去了。張自賢借着閃光一眼望見這般情景，急得放開嗓子大叫：“步坤掉下去了！”

一塊五丈多長的雨布，卷着人，從四十多公尺高的壩垛上，掉到五金倉庫屋頂上去，只听嘩啦一聲，那座竹房子，塌下去了。

成書記一听沈步坤掉下垛去，渾身汗毛直豎，帶着王青友就往下跑。

這事誰也沒有想到，沈步坤並沒有死。因為他是被雨布卷下來的，可巧又落在房子上。佛子嶺工地上的房子，都是竹子架，稻草頂棚，是軟的，房子被壓塌下去，可是沒有摔壞人。

沈步坤的小褂子，從左肩背上，一直撕到屁股，腰間擦掉巴掌大一塊油皮，血珠子直冒。他一手斜支在腰上，一手扶着成書記的肩背，說道：“我還沒有摔死吧！”成書記理理沈步坤的小褂子：“你還是坐下歇歇吧！”她把沈步坤扶坐下去，回頭向大家說：“快把雨棚拆下來，風還要大呢！”

垛頂上的鋼塔，刮的吱吱喳喳直叫，王青友扣緊保險帶，身子探到半空中，向下喊道：“張自賢，小心，抓緊鋼軌。”在下面答應的，不是張自賢，却是沈步坤。當成書記第二次帶人爬上七號垛時，沈步坤站起來活動活動，頭並不覺得暈了，他跑到工具房裏，套上保險帶，輕輕爬上垛，在黑地裏，像貓似地爬上鋼塔。

工地電燈，一時亮了，一時在雷聲中又熄滅了。從燈光閃爍中，可以看到，河裏的水，翻上滾下的浪花，混洞洞的泡沫，這是大水快來的凶兆。

西邊堤岸上，插不下手的人群，在搶運鋸木廠的機器和洋灰倉庫。瓢澆似的雨，隨着風聲，直倒下來，嘈雜的人聲更亂了。

天，漸漸亮了，雨，天連地，地連天，把整個天空結成汪洋大海。滎河里的浪頭，像山一樣，直沖下來，滎河的大木橋，在急流巨浪中，几翻几滾，連柱子也拔跑了，圍壩上的鋼板樁，一塊一塊地彎曲過來，眼看着滎河東岸，二十多公尺高的圍壩，沉入水肚去，沿堤兩岸的竹房子，只听“轟通”，“轟通”，一排一排，迎着浪頭倒塌下去。那廣播站上的吼叫聲，喊得更接不上氣來：“同志們！同志們！我們要愛護國家一草一木，愛護國家的資財！……”沈步坤隨着成書記，配合木工拆下雨棚，搶完拌和隊的機器，剛走到發電廠門前山坡上，听廣播筒里又叫起：“各隊負責同志，請注意，木工廠隨時都有沖塌的危險。”沈步坤一听，這嘶啞的聲音，正是水庫黨委會張主任的聲音，于是他轉過身，就奔往木工廠去。在山窪里，迎頭碰上成書記，只見她扛着一袋洋灰，跌倒在水里。沈步坤跑上去拉起她，問：“洋灰光啦？”成書記站在腰深的水里，把濕漉漉的頭髮，往后梳梳：“洋灰都搶光了，只剩木工廠啦！你快去吧！”

沈步坤褲子撕掉一只腿，頭上的長長的黑髮，挂在眼上，斜着身子，在水邊，拖住一塊壳子板，剛爬到半中間，嘩啦！一個浪頭打過來，壳子板猛往上一跳，帶住他，翻下水去。人和壳子板分家了。

沈步坤在水里是有辦法的，他在十五歲時就橫渡過長江。當他在水里穿過滾浪，快爬上岸時，只听上流，轟通一聲，木工廠百十根八寸方木，倒下水去了。那一排排的方木，在浪頭上，翻了几滾，橫七豎八，順水流下去。他親眼見到長長的大木段，被洪水沖走，兩手一揮，撲通，反身又跳到急流中去。

木頭乘着風浪，像蟒蛇似地直穿下去，當沈步坤跳到浪

中，剛拖住木排后尾，像牽老牛一樣把木排拖到岸边時，迎面又是轟通一聲，一排房子倒下去，把他打進水肚里。

沈步坤被卷到河心去了，頭剛冒上來，一浪打下去，又被浪花淹沒，連連几冒，那黑黑的頭髮，漸漸沉入水底去。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上流淌下五根八寸方木，他在水肚里兩手舉上水頭，猛向前一扑，躍起身子，跨上了方木。

沈步坤橫跨在木段上，頭腦一陣昏眩，渾身骨軟筋麻。木頭馱着他，順流而下。

風，越刮越大；水，越流越急。渭河的水，漲過堤身，漫上沿河山岩公路。兩岸輕便鐵道，鐵軌沖翻到河心。木工廠的房子，木料全部卷入急流中去。沈步坤好像騎着怪獸，在大海里奔馳着，一浪來，埋下水肚里去，穿下十几丈遠，突然冒上來，一頭又埋下去，在水頭上顛簸着。

成書記趕到河边，一見沈步坤被水沖走了，急的在岸上直跳。隨即帶着十几個人，順着沿河公路，拚命地跑着，招着手喊：“步坤，沉着氣，騎住啦！心不要慌，兩手揹緊，揹緊！”可是，沈步坤哪能聽到岸上的聲音呢！

沈步坤腰被碰傷，硬幫幫的有些痛，額角上，被岸上倒下來的房子，砸去錢大一塊皮肉，鮮紅的血，順着眼眉梢，流到腮上。一浪來，漫過頭，把臉上的血洗去了，一會兒又紅紅染過半边臉，水從傷口浸到肉里去，頭暈心懸，像鷄子在啄，陣陣地痛到心窩。

從佛子嶺到黃岩，有二里多路，渭河有個陡彎子。黃岩河東是陡壁懸崖的山嘴子，尖尖的攔在河心里，水流到那里要打個迴轉。那直溜溜的旋渦，是鵝毛不浮的，就是一兩噸重的大

木船也得被旋到河底去。如果撞上那山嘴子，鋼打鐵鑄的人，也要撞得粉身碎骨。沈步坤騎着木段，開始在這旋渦上打轉了。

沈步坤在水面，開始好像鄉里的磨盤，慢慢地轉着，越轉圈子越小，圈子越小轉的越快。岸上的人，像火山一樣爆炸開來：“啊啲！沒命啦！”一滴滴的淚珠子滾下來，眼睜睜地看着他，在旋渦上直溜溜地旋呀！旋呀！只見他一個大翻身，旋進水肚，泡也沒泛。成書記連忙放聲叫起來：“沈步坤！”

成書記掉過頭，看看老李的臉色，是那樣的又黃又烏，她彎起膀子，擦擦眼上的淚水說：“他死了。”老李一聽，大聲地哭起來。

人們站在河岸上，痴呆呆地看着旋渦。

唯一的希望是水能迴轉一下，讓大家再看到沈步坤一眼。岸上的人，越來越多了，誰也沒有說話。

成書記站在山腳下，呆呆看着那翻滾的巨浪，珍珠似的淚水，一串串的流下來，兩手捂住臉，向王青友說：“人是沒有指望了，快分頭到下流去，把尸首找到。”王青友是從沒掉過淚的小伙子，這時也沙沙滴下幾滴淚來。

天上的陰雲，漸漸消散了，鮮藍色的天空，又掛着火球似的太陽，蒸籠似的罩在人頭上。

成書記帶着王青友，沿着山崖，翻過幾座高峰，看看那一望無際的滾浪，像雲層似的，一層推一層，向山外平原上滾去，輕輕嘆了口氣，軟軟地坐到山腳下。

她心里一陣盤旋，腦子里現出無數的沈步坤，一個個的面孔，在她眼前變化着。

沈步坤是洋灰隊里的第一个团员，也是她最心爱的一个团员。

沈步坤到洋灰隊來时，是从家庭偷跑出來的，他原在農村一个小学里讀書，抗美援朝开始，他在学校里报了名，要求参加志願軍，鄉政府見他才十七歲，个子又小，兩下一湊合，使他沒有去成。他不服气：“我小，拿不动槍，还不能参加祖國建設嗎！”因此他就跑到佛子嶺來，参加了洋灰隊，做一名洋灰工。

他在洋灰隊里，技術學習得很快，只三个多月，平倉、震動等不少的技術都学会了，不久就成为一名熟練的工人，光荣的参加了青年团。

成書記想起：沈步坤在听到上級团委正式批准他为中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时，他的心是如何的激动，半夜里他爬到壩垛上去，从这个垛上爬到那个垛上，用臉在垛牆上磨擦着混凝土，檢查他过去震動过的垛牆，是否有麻窩。檢查着自己的工作……。

成書記越想往事，心里越加难受，站起身自言自語地說：“为我們团爭來了光荣，他永远活在我們心里！”

王青友抬头看看成書記，嗓子里打噎，泪珠滾滾，說不出話來。

沈步坤被旋下旋渦，在水肚里流过黃岩山嘴，跟着木段又冒到水面上來。他的心还是如前一样的跳動，他的鼻孔还是一样的呼吸。他只是再也看不到岸上的人向他招手了。

他騎在木段上，被風吹浪逐，不知不觉，流下十五里，一直流到黑石渡。見那白茫茫的水面上，黑洞洞的人群，撐着竹筏子和木船，在那里搶撈器材。他早看清了，这些人，都是渭河

兩岸的農民。他更清楚了，不僅是他們在佛子嶺建築水庫，建築連拱壩，後邊還有無數的農民在支援他們。他高興的挺起胸脯，捏起拳頭，喊道：“這些木料，都是經過加工的料子啊！”正在這時，三個青年小伙子，撐着竹筏子迎上來。

那只長長的竹筏，在浪花里顛顛簸簸，剛剛離開淺灘，撐到二流上，只听“嘩！”竹筏子被浪頭沖散了，一根根竹子順水流去。那三個青年，一人抱着一根竹篙子，像三只小汽艇似的，浮空踩着水，悠悠蕩蕩，迎上沈步坤，把他連人帶木段，拖上淺灘。

沈步坤爬上淺灘，早忘記他的身上已經被水打成紫黑色了，他只是揮着兩手，指揮着人，在狂風巨浪里，與洪水搏鬥。他帶着百十個青年小伙子，在浪頭里鑽進鑽出，攔擋器材。綠油油的草灘上，很快就變成大片的堆木場。

天漸漸黑下來，風慢慢地小了，風浪也慢慢平靜下來。沈步坤滿臉的血，晒黑了，一塊一塊地翹起鍋疤。搶撈器材的人，個個都看着他，指着木料，問他佛子嶺被水沖的情形。

沈步坤爬上岸，一見方木，壳子板……堆成山，柴油、桐油、蘆席、竹子積成嶺。他連自己的姓名都沒有告訴別人，就急忙轉過身，跳跳蹦蹦，順着山頂小路跑了。

成書記帶着十多個人，在水邊等了一天，也沒看見半個死人影子。晚上回去，飯也沒吃。大家圍在鋪上，張自賢把自己和沈步坤合照的照片，捧在手上流眼淚。老李從沈步坤的鋪上，提過小白皮包袱，放在鋪上打開，拿出一面大紅錦旗，提在半空抖抖，雙手捧給成書記：“這面旗子，是在潤河集時，淮委獎給沈步坤的，還有一把二胡子，是他在世最喜歡玩的。把這

兩样东西……，替他在佛子嶺山頭上，筑个石墓，也对他留下个紀念。”張自賢光着脚，跳下地，伸手搶过紅旗說：“埋到地底下去，誰還能看到哪！不如送到治淮博覽館去，也是我們青年团的光荣。”老李又搶过來說：“你拿來，外國人还到我們佛子嶺來參觀連拱壩呢，就沒人看到他嗎？”大家正在吵吵嚷嚷，爭論如何安葬紅旗和胡琴，如何來紀念他，沈步坤在門外突然喊：“張自賢！成書記呢？黑石渡撈起的东西多啦！”張自賢一听到沈步坤的声音，嗓子里啣嚙一下，好像塞進个雞蛋，再也叫不出声音來。

張自賢冲到門口，一把緊緊抱住沈步坤，緊緊盯着他的眼睛，嗓子里，啣嚙啣嚙直跳：“你啊？！”

成書記也張开兩臂，奔上前去……

眼前一閃，电灯亮了。連拱壩上的五彩的火球，閃耀在天空，照紅了佛子嶺的山峰。那汹涌的洪水，在它的脚下，平靜無声了。

女鑽探工

陳登科

有一天上午，我到鑽探隊去。

爬過一座高高的山頭，穿過連拱壩的天橋，又向另一座山上爬。到了半山，就聽見馬達聲，吐、吐、吐的叫着，一團一團的青煙，升到天空，在青青的綠竹頭上，結成厚厚的一層雲網。再上去，看見一個胖胖的女孩子，坐在三角架上，抱住鑽杆喊：“好！”下面另一個女孩子，推住鑽探機大輪答：“放！”前邊扶閘把的女孩子，上緊了鑽杆，把閘把往下一捺，揚起手：“後車放快！”遍山緊張的聲音，從山頂上傳下來。

再上去，上海音樂團的一個女同志，提着水桶，正在後車加水，遠遠看到我，忙放下水桶，迎上來問：你是來采訪我的嗎？”我笑着答：“是啊！知道你正在這裡做學徒啊！”

這位女同志，我們是認識的，她是很有名的歌手，非常熱情的招待我，把所有的女孩子，都向我做了介紹。

當她介紹到最後扶閘把的那個女孩子時，手一指說：“她的綽號叫‘麻杆子’。”這位扶閘把的鑽探手，臉紅了紅，低頭去，輕輕的說：“張大姐，我們回去算賬。”

“你們看，臉紅啦！紅啦！”名叫小胖子的，在後車上，拍着手喊起來。

大家一陣吵鬧過去了，小胖子非常天真的，談起了“麻杆子”的來由：

“麻杆子”并不是这位鑽探手的名字，她原名叫苏秀芬。

她在学校里时，青年团总支請了位治淮的鑽探模范到学校去做过一次报告，会后团小組开会討論，大家都漲紅了臉喊：“我們要投身到祖國最前綫去！”只有她苏秀芬坐在一边，低着头，吭也不吭一声。

別人都說小苏落后了，在会上連态度也不敢表示，其实她心里斗的才凶呢。

她听了报告，心里一直在盤算：治理淮河是祖國的和平建設，是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，我怎样才能为它尽我的責任呢？我的身体，我的文化程度，我能做点什么呢？我！我要向团支部提出要求，我要去做鑽探工人。

有一天，她从学校回來，在吃晚飯的桌子上，突然对母親說：“媽！我要去工作，到佛子嶺去，建筑連拱壩，它是我們國家第一个水利建設。”

她的母親端起碗，喝了口粥湯，用筷子在盤边上敲敲，帶笑不笑的說：“你去唄，上天我也不問。”

“我真去啦！我們學校也同意啦！”

“我管你去不去，你就今天晚上走吧！”她的母親还当她在說頑話。

“那你給我十塊錢，替我買一張火車票。”

“我錢多啦！你媽媽有金山銀塔，你不会拿嗎？”她娘还是半理不理的回答她。

“你沒錢，我的被子，一件小大衣，那件花袍子，放在家里，你要它也沒用，我拿出去賣了，做路費。”

她的母親，見她越說越認真了，把碗往下一放，臉孔板板

的說：“你这黄毛丫头，人小心大，到哪去治淮啊？！曉得佛子嶺在哪塊啊？明天不要念書了，還到紙坊去做工，好日子你不想過。”

“媽！你不是同意我去的嗎？”她天真的問。

“我同意你上天！这么大的閨女，跑出去像啥！”

她放下碗，站起來，在她母親臉上看看，走到桌子一邊說：“你不同意我也要去。”

她的母親，見她的態度硬起來了，馬上改變了態度，伸手拉她過去，摸摸她的頭說：“乖乖，你在家，和媽媽做做工，生活也不愁。”

她仰起臉，在她母親臉上看看，從母親的眼睛里，知道她母親的那顆愛兒女的心，如何的在跳動。她捏住母親的手說：“媽！我不是為了生活得好壞，我是青年團員。”

她的母親見軟也不行，實在氣了，把她推開了：“我管你什麼團不團的，你出了我這門，就不准你再進我這門。”

“一輩子不准我來家，我也要去。”轉過身，急急奔出門去了。

她的母親，跟在她後邊，追到大街上，眼花不見了。轉回家，再到房裡去看看，她床上的一條花被子早被她運出去了，床頭上的小包袱也空了，便往地上一坐，喊爺叫娘的大哭起來：秀芬哪！你什麼事情也不和媽媽說啦！你知道媽媽是怎樣把你養大的啊？你四歲死了父親，媽媽街前街後背着你，張家去縫針，李家去補紙，把你翅膀養硬了，你就遠走高飛，秀芬，秀芬……。

秀芬跑到火車站，心裡陡的疼起來：“我長這麼大，沒離過